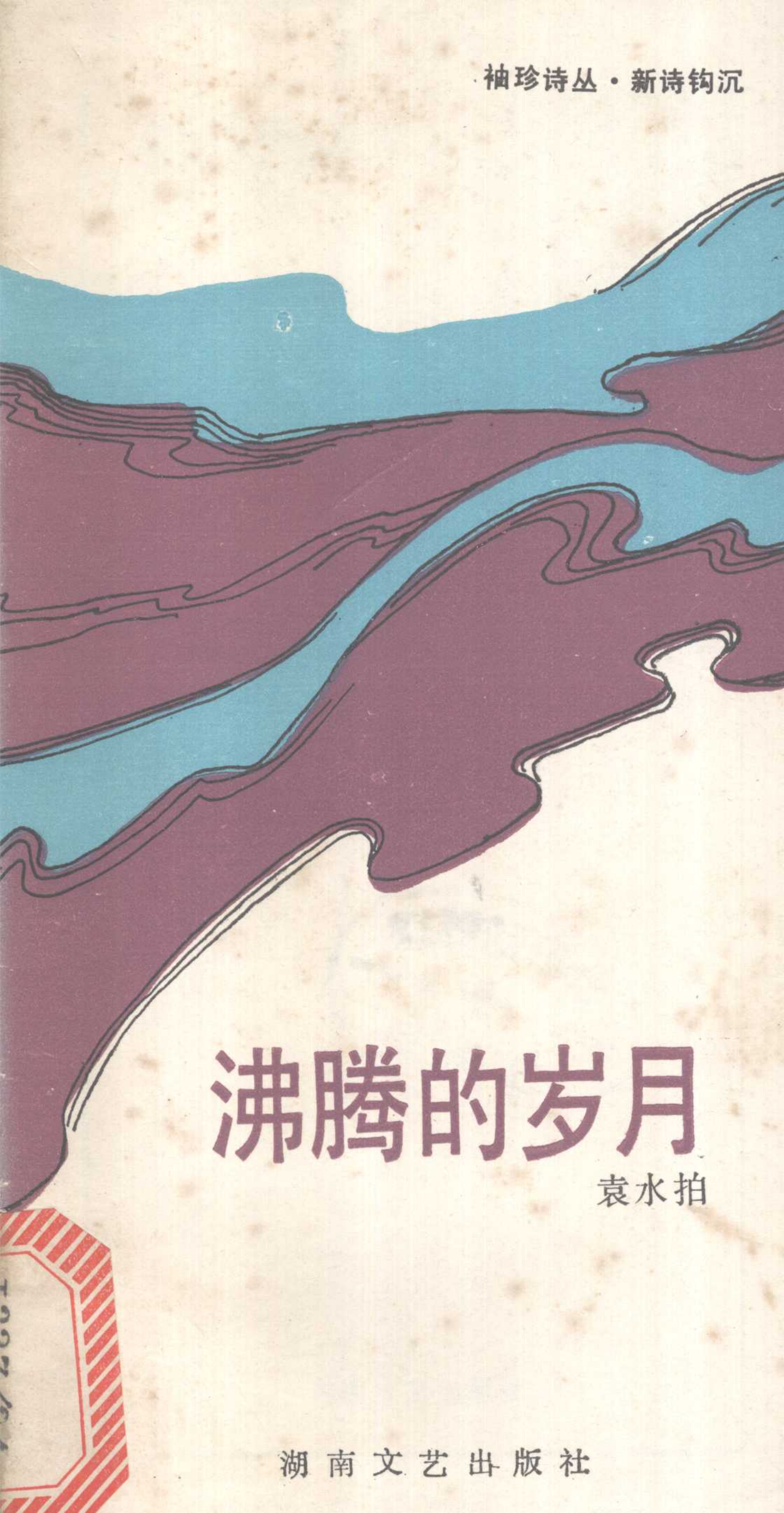


袖珍诗丛·新诗钩沉



沸腾的岁月

袁水拍

湖南文艺出版社



沸腾的岁月

袁水拍

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火 车	3
关于米	5
刻在高咏的墓碑上	8
婚 歌	10
葬 歌	11
哀 悼	14
夜 行	18
责 问	20
或人的问	22
或人的独白	23
抬起头来吧	24
不 过	26
古老的故事	28
钉 子	31
夜	33
城里的鱼	34
这是一个谎话	35
没有声畜	36
挽 歌	37

象老鼠一样.....38

集 后.....周良沛 39

火 车

想听一次火车叫，让我听一次火车叫
吧，

因为我是这样地想听一声火车叫呀！

你忘记了吗，火车是怎样叫的？

半夜里，在枕头上，它叫了。

从远远的旷野里传过来的声音：

呜，呜，呜，好象就在我的身边。

我能够从这声音里分别哪是一辆货
车，

哪是一班快车，哪是一班特别快，

清清楚楚看得见烟囱里的烟，

看得见冬天的夜，水汽迷糊的车窗，

窗子里的灯光和人脸，

所有的旅客靠在椅子背上，

打呵欠，张开眼睛，或者闭着，

在担心，在希望，在等候，

他们想念中的各自的一个站头。

而其中，那个支着头的一个人，

正是我所约好的人。

哎，趁一次火车吧，让我趁一次火车，

因为我必须要坐在摇荡的车厢里，

那回忆里的火车，亲爱的火车。
呜，呜，呜，火车叫得这样好听！
驶到那种小到不能再小的车站，
四等慢车才肯停留两分钟的小车站，
没有电灯的小乡镇，
车站上只有一个警察守夜。
只有一个点了的火把迎接这末班的夜
车，
只有一段铁轨吊在梁上，
当，当，当，迎接这奔波喘气的来客。
没有人来迎接这末班车的旅客，
只有一个，在那月台上，
裹在围巾里的脸，冻得通红，
正是我所约好的人。

1940年

关于米

黄包车，我说你们要发财了，
这里拉到曾家岩要两块钱？
先生，今天重庆的黄包车夫真发了财，
说不定他们明天买了辆福特自己开。

民国二十七年，大米一担八块钱，
二十七，加个二，便是二十九，
民国二十九，一担大米五百块，
你说七百三十天里加了好多倍？

“先生，我们从半夜三点守到现在，
你就发发慈悲卖给我们一斗”。
卖平米的先生将窗子推开：
“大清早就叽叽咕咕把人家闹得不能
睡！”

“先生，我们从半夜三点守到六点，
你就发发慈悲卖给我们一斗。”
卖平米的先生虎起眼睛朝下看，
小孩，老头儿，女人，老婆婆，一大
堆。

“先生，你瞧今天这样大的雾，
我们从半夜守到现在，你就……”
“不行，今天平卖处的米不能卖，
你们难道忘记了今天是总理圣诞？”

“什么？今天不卖米？”

“那个说不卖，我们用钱买，又不是
抢！”

“你们放假，穷人吃饭也不该？”

“我们在大雾里半夜站到现在……”

“揍这坏蛋，他凭什么打人！”

“打人呀，打人呀，不卖米还要欺侮
人！”

人群里挨打耳光的女人按着脸蛋，
一手一只破布袋，一手拉着一个小孩。

甲报说：“囤积商应顾全人民生计。”

乙报说：“粮价飞涨，大家应该节食。”

丙报说：“不一定是囤积使米价这么
贵。”

丁报说：“我们要研究稻种，增加生
产。”

短评家说：“嘉陵江在政治上疏浚得
宜，

重庆的米源便可无虑。”

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说得对：

“米价涨，是民众心理作用在作怪。”*

“庆祝总理诞辰，全市欢欣吃寿面。”

平米每斗四元二，簸了还得淘。

半夜三点钟，大雾里，老人，女人，

小孩……

半夜三点钟，囤积家在梦里米涨了十倍。

1940年12月

*11月22日卢作孚在渝市参议会特种审查委员会报告粮食管理情况。

刻在高咏的墓碑上

当敌人开始搜山，走近高咏的时候，
年老的岩石掩蔽他，来到他的身旁，
亲人似的松树抱住他，伸出她底臂膀，
满山的飞鸟一千只，一齐从天上飞下

.....

但是他们底爱护没有能把凶犯阻挡！
当我们底青年诗人倒在太行山上的时
候，

太行山咬紧了牙齿，眼睛里射出火光，
他怎么能咽下亲子底血呀！残暴的敌
人！

漳河，清漳河，哀悼吧，高咏是你底
诗人！

漳河，清漳河，哀悼这新中国底民谣
诗人！

漳河底女儿们在河滩上停止了洗衣
裳，*

掩着脸，让漳河唱出她们底共同的哀

*《漳河女儿歌》。高咏作，曾见于香港《星岛日报》。
希望有人把诗人的遗作收集，让大家吟唱。

伤。

舍不得你的——是亲人、同志和敌后
的人民；

杀你的——是法西斯蒂，世界文化底
敌人；

他们杀过洛尔珈和康福特，和你一样
年轻；*

为你报仇的——将是我们，记下这仇
恨！

1943年

* 洛尔珈(费代里各·加尔西亚)西班牙著名诗人，1936年7月18日，内战爆发后，一星期之内，在一个黎明中，法西斯蒂把他带到格拉那达城外路旁枪毙了。他的谣曲在西班牙普遍地被爱好着。康福特(约翰)英吉利青年诗人，他参加西班牙内战时的国际纵队，在依尔哈之役阵亡。

婚 歌

天光啊！快一点睁开你的眼睛吧，
快一点闭上你的不知厌倦的眼睛，
好让我的爱——快一点来！

坐着，忍住呼吸，一心一意等待，
日子会快一点过去吧？
还是要我到街上去奔跑，
去追赶那奔跑的快马呢？

天光啊！快一点睁开你的眼睛吧，
快一点闭上你的不知厌倦的眼睛，
好让我的爱——快一点来！
把院子里的花，多浇上一点水，
把这颗等待你的心，多放进一点光，
象一间光亮的屋子，花在这儿开，
等你来，我的爱，等你这儿来！

1943年

葬 歌

为曹禺剧本《家》中的觉新作

一

啊，睡在这里的是谁呀，
这孤零零的荒坟？
活着的时候一样会哭会笑，
现在却天塌也作不得声。

这是个勇敢而又软弱的灵魂，
勇敢，为了他勇敢地反抗，
软弱，为了他软弱地妥协，
死的时候，热泪往下滚。

他有没有亲近的人，
死了还放不下他们？
他的亲人就是他的敌人，
他的友人，他不能亲近！

假如天再肯让他站起来一次，
把最后一句话说给人听，
他一定说，对恶，要狠！
不管它存在外界，还是藏在自身。

因为母亲留给我们的血，
当中流着忍耐、善良和爱心，
在这样人和兽作战的时代，
这些也能够做我们的敌人。

二

啊，睡在这里的是谁呀，
这可笑的，卑微的尸体？
不，不，他并不可笑，并不卑微，
尊敬他吧，象尊敬你自己。

我们一样是大海里小小一颗米，
可是人的骄傲使我们抬起头来，
向山岳冲撞，向权力唾涕，
受尽侮辱，可是决不可笑呀！

不，不，这个坟墓并不卑微，
是旧的世界，葬在这里，
他可能失败，倒下，烂掉，
他的胸膛却至今还在滚沸！

美和丑肩并肩葬在一起，
让后来的人们看轻今天吧，
我们却没有这个权利。

勇敢的求生者不断杀死自己。

你呀！你可怜牺牲！

你可恶的罪人！

你咬紧了牙齿死，

咬住了仇恨，嚼碎了爱情！

1943年

哀 悼

小巷里聚着一堆人，
围成一个半圆形，
在看墙脚下躺着的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他的左脚曲在右腿下面，
赤着的右脚浸在
一沟肮脏的黑水里，
好象一点也不觉得。

干枯的脸皮，
闭着的眼睛，
一只小手对大家
空空的摊开着，

好象说，听凭你们处置吧！
脚可以踩他，
蚂蚁可以爬上去，
狗可以去咬。

一个死了的孩子！
有人弯下腰，

在察看他还热没有。
其他的人默不作声。

大家垂下头，
站在他旁边，
好象对这卑微的生命，
在致最后的哀悼！

在这孩子的生涯里，
这是第一次受人注意；
第一次当“人”来对他。
人死了才知道人活过。

唉，“活”是无足轻重的！
“死”才严肃！
静静的安稳的“死”啊，
“活”比你残酷得多了！

他身上穿的衣服，
并不太脏，
使我猜想他
也许还有母亲。

他的名字叫什么？
他的母亲是谁？
他们做什么过活？